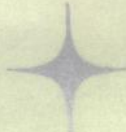




列宁的母亲

〔苏〕叶·维奇托莫娃著 刘逢祺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苏】叶·维奇托莫娃著

刘 逢 祺 译

列宁的母亲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罗以民

封面设计 孙晴义

Елена Вечтова
ПОВЕСТЬ О МАТЕРИ

Издание 2-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8

列宁的母亲

〔苏〕叶·维奇托莫娃著 刘逢祺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6 印张8.0625 插页3 字数130,000 印数00,001—17,800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52 定 价： 0.70 元



玛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



玛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

(1863年)

目 录

玛申卡·勃兰克	1
人民的不幸	17
同狼在一起	22
太阳升起之前	31
平扎城	42
毕生的事业	59
相逢	67
孩子们的成长	77
“玛莎，我们对她怎么办？”	90
寄希望于萨沙	117
法庭	132
应当活下去	141
沃洛佳	151
到法国去	194
圣诞节的故事	204
有没有更大的幸福？	220
一条永远向上的道路	226
前夜	239

玛申卡·勃兰克^①

叶卡捷琳娜“唐达”^②（勃兰克的孩子们是这样称呼姨母的）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而且她也希望别人认为她是这样一个人。没法子，——这是家庭女教师的职业给她的性格带来的深刻影响。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会好几国外语，懂得音乐，并且教这几门课还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方法。她举止优雅，绝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样子，而勃兰克大夫最厌恶的就是搔首弄姿。她同意在丧偶的妹夫家留下之后，就打算按照自己的意见重新安排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家里的一切。可怜的妹妹安娜岁数不大就早早地去世了。她给丈夫留下了六个孩子，最小的索尼娅才两岁。

叶卡捷琳娜“唐达”说一不二的性格要求一切

①即玛丽娅·勃兰克，玛申卡是玛丽娅的爱称。——译者注

②“唐达”是德语 tante（姨母）的音译。——译者注

都井然有序（如果总是没有一家之长，还谈什么秩序呢？！）并且要求服从已经立下的规矩。“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她的口头禅。她的微笑里，隐藏着坚定的性格。坐着的时候，她那双强有力的、劳动惯了的手常常随便地平放在膝盖上，——为了永远不感到两手疲劳和风湿病的痛苦，这是必要的。而且她好象总是坐不住——左肩稍稍高于右肩，好象随时都准备一跃而起。她身穿一件用沉甸甸的结实的布料做成的深色的漂亮衣服，两个袖子很宽大，如果从远处一看，玛莎^①觉得她好象是一个别在安乐椅上的大花结。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对妹夫很是赞赏：他有一张漂亮而又高贵的脸，在微微发肿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着两只忧伤而又带着笑意的眼睛，他的体态匀称，斑白的胡子下边时常流露出微笑。但是她认为，就是对他也应当重新安排，不过要做得温和些。这件事可没办到！勃兰克大夫不是经常到地方自治会，就是到城里各个医院去，总看不见他呆在家里。她没有决心和他公开争吵，她太尊重他了。但是，对女孩子们和他唯一的儿子德米特里则应该“好好地”进行教育！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

^①玛丽娅的小名。——译者注

固执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即使是死去的安娜，虽然她对丈夫极其忠诚，说话从不带一点指摘的语气，但她也总是抱怨他同上级争吵，抱怨他对玩忽职守的同事采取的那种不能容忍的态度。

他是一个有才干、好钻研的人，对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是不满足的，所以他不得不多次地在彼得堡和省里更换工作的地方。纵然他脾气固执，但这并没有妨碍上级对他的才干、忘我精神和医疗技术所给予的重视和评价。

现在，他急急忙忙赶到偏僻的比尔姆省来了。这里没有剧院、没有乐团或美术展览；满街听到的是污言秽语，看到的是泥泞、杂草和羊群……他怎么能够在这里住下来呢？然而他住下来了。虽说是按照自己的心愿，但是操心得很。在这里，他担任医务人员管理局的检查员，而且还担任县立职业学校和男子中学的医生。设立这些专职过去在比尔姆省是闻所未闻的。是在他的坚持下，才设置这些职务的。

他们是1842年来的，在这里呆了差不多一年。

一次，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在《比尔姆省公报》上读到了皇家贵族女子教育协会的一个招生广告：“凡愿于本年将自己的女儿及亲属的女儿送入本校者……她们定会身体健康，并将学会俄语、

法语或德语。”午饭以后，在餐室里，她把这个广告拿给妹夫看，他扫了一眼，就把报纸扔到了圆桌上，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激烈的言词，这大概是因为他发现七岁的玛申卡在场的缘故。玛申卡是他的爱女，长着一双大眼睛，非常象他。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您知道，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寄宿学校？这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女子的制造所，制造所！”他又把那份灰色的、沉甸甸的《公报》拿在手里。“请听一听，这里说：如果考试通不过，‘学生要被除名，按所属关系仍回原处’。按所属关系！难道是东西！比尔姆省没有女子中学，糟就糟在这里，而且我们的财产你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再回到这里来。”勃兰克猛然一扔，报纸就掉到了地上。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耸了耸肩膀，当然“不应当”去。玛申卡看到了这个情况，并且还看到，姨母对这种回答感到满意。孩子们老早就认为，她是热心人，并且喜欢他们大家。所以玛申卡为了装样子，就皱起了眉头。

玛莎捡起《公报》，就钻到了桌子底下，——她已经学会阅读，还偷偷地教最小的五岁的索尼娅学字母。而且她还喜欢用这种硬纸给她做堡垒和房屋，这同用大纸牌做的一样，这种纸很厚，不会折

弯。字母不但可以印在上边，而且还可印出深深的痕迹。父亲说：盲人可以用手指读书，于是玛莎亲自试着这样做了。但没有成功。

家里教育孩子爱惜印刷品。报纸、杂志都按号码收集好保存在书房里。特别是《健康之友》杂志。对《公报》父亲是不重视的。不过在每个星期六，当邮差送来邮件，特别是送来载有医务消息的《增刊》时，父亲总要翻阅一番，对某些消息则付之一笑。

“烟草治歇斯底里病”，非常好！“甲虫能治狂犬病”！好象莱赫特菲里德医生在一月号的增刊上这样写道：“洗澡引起皮肤瘙痒。”写写洗澡的益处才是重要的。事实上，直到现在，亚历山大洛夫医院还是在军需仓库里用给病人称腌牛肉和酸凝乳的秤来称那些从各病房里收来的脏衣服包的！

亚历山大洛夫医院是在1833年，即勃兰克到这里来之前的几年建成的。它耸立在城郊。不远的地方是西伯利亚大道，一批批被押送的犯人就从这里经过。赫尔岑就是经这条路去流放的……在被雨水和冰雹冲刷得高低不平的粘土路边盖起了一座巨大而漂亮的白色建筑物，这里是治病的地方。医生和病人在建筑物的周围种上了落叶松的幼苗。一道别出心裁的象北方花边一样的栅栏把医院和大道隔开

了。真是一座漂亮的医院！可是同欧洲的医院相比，还差得很远。

亚历山大洛夫医院门前有一对嘴脸很大的，模样驯顺的狮子雕像，勃兰克经常站在它们旁边沉思：杜绝贿赂、盗窃公款和对工作漠不关心的现象是多么困难啊，这甚至是不可能的。就死亡率来说，这个省居俄国前列。伤寒、天花、白喉……是经常的流行病，如果在合格的医生帮助之下，能为手工业挽救多少劳动者啊！要是有更多的象莫斯科费道尔·彼得洛维奇·加兹这样的大夫就好了！勃兰克没有财产，不能象莫斯科监狱的主治大夫加兹那样，为帮助犯人用来“挥霍”，他还要养育子女，使他们成为有用的人。

当同事和年青教师来到勃兰克家里，他们就议论图林斯克矿泉水的问题。这是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特别喜爱的题目——用水治病。

“靠什么生活，就用什么治疗，”他说。他甚至对自己家里的人也尽量不用药物治疗。“医生都在瞎搞，服药是会暂时缓解病情，可是无论哪种药物以后将会对身体各个器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家里他不喜欢用药。却让买一些粗糙的、散发着树皮味的椴树皮擦子，家里所有的大人、孩子

每天早晨都用这些擦子洗冷水澡。女孩子们无论冬天和夏天都穿着印花布的连衣裙。每人两套衣服，穿一套，洗一套。姨母管得很严格，每一件衣服都要求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稍稍浆一浆——尤其是领子；她教她们把衣服补得不留一点痕迹，还教她们熨衣服，织衣服，缝衣服。

玛申卡正想向父亲显示一番，她就亲自帮助“唐达”浆一件深红色的带有白方格的长裤上的花边，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注意，他伏下身子，往桌子下边看了一眼，捡起了她脚下的《公报》。

“难道不懂得规矩？这不是玩的东西，放到书房去。”

她顺从地走开了，但是在大厅里停了停。因为在这个大厅里除了普通的窗子之外，在上边接近天花板的地方还有一排好象装饰品一样的小窗子，所以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称这个大厅是两层高的、有两排窗子的大厅。姐姐安尼娅坐在钢琴前边练琴。当玛莎从书房回来时，叶卡捷琳娜“唐达”坐在钢琴旁边的安乐椅上有节奏地用手指敲打着膝盖，数着拍子。玛莎等着轮到自己弹，她就坐在软椅上开始听姐姐演奏。她陷入了幻想，好象天花板下边住着爱好劳动的小人儿——地精^①。或者是安

^① 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宝物的身材极小的矮子。——译者注

徒生所描写的，而由“唐达”读过后翻译过来的那个奥列·路却埃^①。奥列·路却埃每天晚上往小孩们的眼睛里喷洒又热又甜的奶汁，于是他们的上下眼皮就粘到了一起，这时他就让他们做各种不同的梦。莫非他是从炉壁里钻出来的？可能小鸡^②也钻到了小窗子里。孩子们特别喜欢普希金的童话。

大厅里总是很冷。下边的玻璃窗子蒙上了一层薄冰。在严寒时期，玻璃上都要蒙上一层银色的针叶形花纹。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向小姑娘看了一眼：

“为什么不把小瓶子吊起来？”

玛莎想起了小瓶子，本来应该把它们挂在钉子上，结上专门的活扣，并且把粗线绳从窗台上放进瓶口里。在解冻的时候，水滴就顺着线绳流下来。可是吊瓶子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孩子们养成了把任何事情都做到底的习惯。她勉强地慢慢走到了厨房里。拿出了小瓶子，都吊了起来，结果冷冰冰的水把手都弄湿了。她用手绢擦干了手。

“可以两个人弹吗？”她问姨母。

“怎么不行？弹吧。”

安尼娅赶紧把另一个转椅挪到钢琴前边。玛莎

①安徒生童话《梦神》里的主人公。——译者注

②普希金童话诗《金鸡的故事》里的小金鸡。——译者注

爬上了椅子，为了取暖，把冻僵了的手放到了腋下。姐姐用力地转动了一下转椅。这是旋转木马！玛莎哈哈大笑起来，安尼娅把儿童短曲《小马》的曲谱放到钢琴上。

“噢！”玛莎高兴地拍起手来。

“开始。”

姐姐尽量慢慢地弹奏，以便与妹妹不完全熟练的、细细的、冻得发红的手指所弹的速度相适应。

“小马”在奔跑，的确不快，但是马蹄声响亮而又清晰。

“我想，我们该割白菜啦，”响起了父亲说话的声音。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小提包——这就是说，准备到病人那里去——并且胡子下边露出了微笑。

他走近钢琴，顺便用发出碘仿气味的手拍了拍玛莎。由于高兴（就是说，她的过失已经得到了饶恕），由于对父亲的热爱和某种怜悯（对这种怜悯她自己莫名其妙），她的心紧缩了起来。

“我到中学去，今天检查，”父亲说了一声就走了。

如果不是练琴，她就会要求去送他。中学巨大的砖砌楼房离他们家不远，学校前边有一排小杨树，

这一点孩子们知道得很清楚。沿着住房，穿过大道，踏出了几条通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大街和西伯利亚大街拐角处的小路。只有在省长的住宅前铺着木板路。每天晚上从窗子里透出来的灯光照在路上，现出一块块的正方形。因为没有路灯，玛莎总是担心：这么暗，爸爸怎么走呢。他有时几天或者一个星期不在家。这就是说：“爸爸在检查工作”。但是，在梦里突然一股药味钻进了孩子的卧室——这是父亲来看他们了。他总是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孩子们终于彻底了解到，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们。他的操心和喜悦都倾注在他们身上。

孩子们都喜欢青年教师到父亲这里来。大家想起了已故的瓦西里·吉洪诺维奇·费奥诺夫的辛辣的讽刺诗。他是教逻辑和修辞学的教员，从前曾经在这个房子里住过。大家记得，因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要来，省长下令要修一条臭名远扬的比尔姆大道：

哦，我们奇迹的创造者——基利尔^①

在比尔姆你功高无比：

从雅高希哈到斯卢得卡，

^①当时比尔姆省省长的名字。——译者注

一昼夜间你把一条大道修起，
街上搭起了岗棚，
牛啊，鸡啊，吩咐轰到区里，
路灯柱子栽得整整齐齐。

费奥诺夫的“谋反”诗遭到了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追查。他那非常有力的即兴诗广为流传，下边就是给病中的省长基利尔·邱费亚耶夫的一首：

当水蛭吸你血的时候，
你呻吟叹气，
基利尔，你可去打听一下，
当你吸别人血的时候，
别人是多么痛苦。

另一位教员巴维尔·叶米里扬诺维奇·拉兹马霍宁是一位抒情诗人、寓言作家和剧作家，他在这个教师宿舍住过，玛莎曾谛听过人们朗诵他的短诗。他写的另一些短诗，卡马河上的纤夫们也在朗读，其中的一首是：

哀号，山谷里的秋风，